

晴窗

2776



王獨清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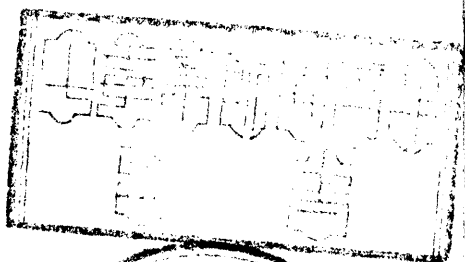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3707B

暗 雲

王獨清著



1951

第三版 暗 雲 全一册

一九三三年十月五日發行

每册實價二角五分

本書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發行所 光 明 書 局

上海四馬路五百五十號

叙 言

兩三年來各方面攻擊我的戰野是一天一天地擴大了起來。原因是在我底不斷的轉變。

不前進的人總要辱罵前進的人，以掩護自己。我底不斷的轉變所以能成爲罪名的，道理就在這兒了。

這個冊子裏收的這幾篇零散的作品，大都是受過攻擊的。我想那或者也因爲牠們所表現的我生活底飛躍太過給了人驚駭的緣故罷？

還有一篇“國慶前一日”的戲劇，本預備也放在這冊子裏面的，但因為別種原故，卻又抽了出來。那是一篇受人攻擊最厲害的新的作品，現在不能和讀者見面，真是可惜。這只好預約在來日了。

這裏只有“三年以後”這篇是我生活沒有變化以前的出產，但是我不願掩飾我底過去，所以便也收在一起。

我知道，這不多的幾篇都抹着有憂鬱的暗雲，始終露着我不十分健全的生命。我近一年來努力把生活放到實際方面，創作的成績雖然減少，可是生命上的孱弱是去掉了許多。——我是在不斷地轉變。

要是我再有創作，我希望是更進一步的。

去罷，我底暗雲！

四，十月，一九三〇。

無論走到那一處都要感着不定的痛苦，那裏還能有真正的安靜的生活！不過我這居停對我的情誼確令我永遠不能忘記：他們不會把我看作外國人，他們不會用待平常住客的情形來待過我。我在這莊園中的兩年，深得了他們底安慰和愛助。他們是給我生活中添了一段絕好的紀念，他們底這所莊園也就永遠留下了我深切的回憶了。

我還記得我在這兒住的時候，我底那間房子除了晚間去睡覺以外，平時只是等於虛設。我是終日總在他們底廳房中讀書的。那個廳房三面都是相連着的玻璃長窗，園中的景色由窗內可以完全看見。每天我總坐在那圓桌的右方讀書；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也常坐在我底對面或是讀書或是縫紉，有時又去坐在靠牆的 Piano 琴檯上伸出她白皙的兩手在奏着種種的妙曲，那時我便掩了卷，細聽由她手下流出的那種動人的音調，我知道她最

愛奏的是 Auber 底 “Le rêve d’amour” 和 Gounod 底 “La nonne sanglante”，我遂合起了我底兩眼讓我底心神和那音調融化。

我還記得每天晚餐以後，我們都坐在廳中的那盞籠着淺綠色罩子的電燈底下，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便開始和我談着她喜歡讀的書籍和她還能記起的小說詩歌，有時還談到她幼年的生活並她底亡母死時的悲痛……她底性情向來是帶着幾分憂鬱，在那些溫存的談話中常不自覺的露着搖人感情的愁歎。她底父親每天總是很晚纔回家的，據她說他是自從她底亡母死後，纔這樣每晚到咖啡館中去消磨他底寂寞；她說他晚年的這種寂寞，除了這樣去消磨，怕也再沒有別種方法的了。我就這樣陪着她，一直等到她父親回來的時候，纔各自安寢。但是有時她卻守着沈默，像是帶着疲倦的病態，我便也不出一點聲音，就在那耐人尋味的寂靜

中和她對坐。

我還記得有一晚——哦，最難忘記的那一晚了！我和她坐在那淺綠色的燈下，我們都是沒有講話的。秋天底晚上，分外覺得寂靜。窗外時時有些秋風吹過，我們底身上也像添了幾分涼意。她那時也沒有讀書，也沒有縫紉，也不去奏琴，只是很無聊的靠在一張Canapé上，像在想念甚麼事似的沈默着。我呢，也是無言地對着她，只在盡情地領略着她底姿態與美色：她那褐色的頭髮，她那黑中帶着微藍的眼睛，她那一點也沒有塗抹脂色的天然嬌潤的口唇，她那泛着年青的風情同時又露着表示她纖弱的蒼白的臉龐，並且她那種正在想念甚麼事似的憂鬱的神色和那種由沈默中流出的處女煩躁……哦，那時的我，真不自禁地被那個 Exotic mood 的少女迷住了！最後還是她耐不住寂靜底壓迫，纔輕輕地啓了她底口唇，帶着微嘆的聲音說

道：

爸爸還不見回來，今晚底天氣可真使人無聊呢。

——可是呢。我也輕輕地答着她：你聽園中 Marroaniers 墮地的聲音，好像是寂寞的嘆息一樣，像這樣的秋天底晚上，最好在一種 Melancholie 底情景中來領略，我想病人或者可以領略這種秋夜底情調，可惜我們都不是病人呢。

——不然，不然。我從前有病的時候，醫生說一到秋天就要發作的。等到了秋天，像這樣的晚上，我纔更覺得孤苦，恐怖，一點甚麼情調都不能領略的……

——唉，你從前有過甚麼病？我底聲氣好像有點搖動了。

——肺病。但是現在那種症候已經退去了。
甚麼？退去了？我心中突然感覺着一種失望。

哦，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喲，請你恕我罷！我想假使你底肺病還沒有離去你這纖弱的身體時，我願意朝夕來扶侍你，要是你臥病在牀上的時候，我也願意去在你底牀邊盡看護的義務。我想，像你這樣早年失了母親並且時常感着身世孤苦的少女，能得我用心去扶侍看護你，你是必定會誠意來愛我的。等到最後你可憐的生命告終的時候，也正是我得了你肺病的分贈，隨着你消滅我這無謂的殘生的日子，哦，像那樣的情死，像那樣你身中有我，我身中有你的情死，我想是再美也沒有的，再好也沒有的了！……

我儘管這樣癡想，便不自覺地對着她呆看起來。她好像覺得了我底心思，帶一種羞怯的神色，轉身由她身旁的桌上取了一本 Musset 底詩集，打算低下頭去誦讀。但是她那種無聊的煩躁使她再也不能像平常時的安靜了。她隨便翻了一陣，翻到

了“Lucie”那首哀歌，便又揚起頭來向我問道：

你愛讀這首詩麼？

——唉，愛讀呢。這真是一首動人的好詩。難得他敘述得這樣淒楚，這樣委婉。我想只有遇到這樣的人，這樣的境地，纔可以永遠不忘……唉，人生最有趣味的怕只有一個紀念罷！人生底聚合是沒有一定的，離散也是沒有一定的。今晚我們是對坐在這個廳中，明日呢，又有誰能知道是怎樣的呢！但是所遺留的還有一個紀念，這便是我們將來的安慰……

我說到這裡，一注意到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時，我纔看見她噙着兩眼的眼淚，低着頭在默默地沉思。我不覺喫了一驚，但立地便又明白是我底幾句話引動了她底傷感的。我即刻失悔我底孟浪，不應該在這樣聰明而易感的少女面前說出這樣惹人不快的話來。並且我說話時也沒有細想，這樣的話

中，似乎還帶着許多不幸的意義呢！噯，我真荒唐！我這種脾氣總不能改掉！我真想向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謝罪了。我想還是換過別種話來說罷。但是不行！我纔偏偏想不出別種有與會的話！我只好閉了口，靜靜地在等着她傷感的過去。

但是重大的事情發生了。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忽然抬起頭來急切地看着我：

度浸先生，你將來要離開我們嗎？

——甚麼？……怎麼能不離開呢？像我這樣飄泊的人，怎麼能常同你們守在一處呢？

——啊，那麼，那麼我們都要感到辛苦呢。爸爸很希望你常在我們這兒住呢……爸爸說過的只要你願意常住在這兒，我們就同自家人一樣……我也從來沒有過像你這樣的朋友，每天都在一處談心的呢……

—————

哦哦，這樣一來，我真不知道怎樣去回答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了！我分明看見她兩頰上泛着一層洩露她底隱情的紅暈，我又分明聽到她聲中帶着一種不能自持的顫慄，或者是我坐得距她太近了，好像還聽到她心臟底激動……——哦哦，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喲，請你恕我罷！我是一個流浪慣了的人，我是一個孤獨慣了的人，我是一個沒有勇氣的男子，我是一個專務空想而不能負責任的 Egoiste：請你恕我罷！我心中確是愛你的，但是我不願因為愛你而害了你。像你這樣純潔的女子，應該得一個對你完全有誠意的人，哦哦，像我，像我這樣對甚麼事都沒有熱心的浪子，那是決沒有愛你和被你愛的資格的！……

我心中雖然儘管反省，但是我底年青的女居停主人底那種迷人的神色又不住地在誘着我，噯，不對，不對！我還是不要再坐在她底身邊了。我一

面這樣想，一面便搭訕着站了起來。

——哦，晚安！我連她底答禮還沒有聽見，便出了廳房，逕自回到我底房中去了。

.....

這些情形都還像是昨日一樣，然而我離了他們卻已經是三年了。我還記得當我要離開他們的那一天，我年青的女居停主人是躲在了她底房中不願見我底告別，她底父親是揮着兩條老淚把我送出了莊園底大門，我那時是一腔的傷感，但是終竟提着我破舊的旅行皮包一個人決然地走了。哦哦，自從那時和他們一別，匆匆地就過了三年！這三年中，我不知道流浪了多少地方，不知道嘗受了多少憂患！並且是經過了墮落，經過了非常放蕩的生活的了！哦哦，這三年中我身世變化怎麼是這樣的大，這樣的令人可驚呢？

現在我是由意大利底 Pompei 流浪了以後，

再折返到法國的。因為在旅途中經過這三年前我曾留滯了兩年的地方，一種異樣的 Nostal'gia 來侵襲着我，我竟在半途中下了我長路的火車，打算來到這兒作一個小小的勾留，好訪我永遠不能忘記的莊園和那兩個賢惠的居停父女。

當我一走到這莊園底門前的橋上，便在不自覺中站住了的。我是完全浸在了傷感的夢境裏，我看這兒底一切都依然如舊，只是我這個人改變了。我想當我住在這兒的時候。雖然不能說是還沒有染甚麼不可醫治的 Lypémanie，但是我總覺得那時我底心情還能保持着安穩恬靜的狀態；可是現在呢，我卻成了一個頹廢的，沒有希望的人了！這兒底一切都是依然如舊的，依然如舊的，這山，這水，這教堂……一切都不曾改變，只是我這個人改變了，改變了！

我是完全浸在了傷感的夢境裏，大概是我已

經沒有了熱情的緣故，心中也並不覺得怎樣的跳動，只是鬱着滿腔的落寞，最後纔用手去慢慢地推那莊園底大門。

* * * * *

——很久我們這兒都沒有過這樣 *Soirée* 了。

——正是呢。度浸先生，自從你走後，我們常常聽到 Hugo 先生在說他底家中像是冷靜了很多，並且還說是怕再不能見你了呢。

——*Marguerite* 姑娘纔更不慣呢。她說你在這兒的時候，每天晚上 Hugo 先生還沒有回家，總是在陪着她；你走了以後，卻只賸了她一個人了。她說當你纔走了的那幾個月以內，她真寂寞，她常常地哭呢……

、——慢說他們，就是我們這些隣居，因為每天差不多總要見面的緣故，你走了，大家都是感覺到不快的。

——我們都是常常在想你，常常在說你的。

一個很明的電燈掛在客廳底中央，廳中除了我和我三年前的老居停 Hugo 先生以外，還有許多男女來賓。他們都是這兒左右的鄰居，都是我三年前的舊相識，都是因為聽到了我旅行到此，今晚纔約聚在 Hngo 家中來與我晤會的。我底老居停帶着快樂的感情說了一句話之後，他們便跟着敘述起了我走了以後這兒底種種情況。

我在這樣的空氣中，感受到一種暫時忘卻我奔波勞苦的 Extase。不知道是哀愁，還是愉快，我底心胸完全被不調和的情緒所侵占了。我看見我底老居停在桌上擺起了飲紅酒的和注 Alcool 的大杯小杯，——啊，就在這個桌上，三年前是每天我來讀書的！這廳中的陳設都還沒有甚麼變換，那張 Canapè，那座 Piano，都還在舊日的位置上，一點也沒移動；只是這電燈上再不見籠着有那淺綠色

的罩子，這客廳也像沒有從前那樣的幽靜。那樣的 Intime 了。我再注意到我老居停時，我發見他確是比三年前老了許多而且還帶着有些衰病，他雖然時時向我露着歡迎遠客的笑容，可是終於掩不了他頹唐的神色。這許多鄰居也大半都和往日有些不同：他們有的也添了老態，有的卻多抱了一個孩子……啊，我真不知道是哀愁，還是愉快，我底心胸完全被不調和的情緒所侵占了！

——Marguerite 來了。我底老居停突然這樣說了一聲，果然門外有急促的脚步在響了。

跟着客廳底門由外邊推了開來，我底女居停主人同一位少年，出現在我底當面。

——度侵先生，我底女居停主人指着那位少年說：這是 Robert，我特意出去引他來見你，因為他很願意和你談話呢。

——你或者記不起我了，那位少年一面說，一

面指着座旁的一位老夫人：我就是 Buisson 夫人底兒子，從前我們是見過的。

哦，Buisson 夫人底兒子！經他這一表明，我纔恍然地想起來了。我三年前住在這兒的時候，他是正在遠處當兵的。是他告假歸來的那一次，我曾見過他。我還記得他說他當兵的地方是最陰鬱的 Bretagne，他說他在那兒的生活是非常孤苦，他說他等到當兵的服務完結後，便要立刻回來陪伴他底母親的。他底母親也是最和靄的一位老夫人，大概是早年寡居，只守着他一個獨子，因為常來 Hugo 家中的緣故，所以在所有的鄰居中他們母子是我最熟識的。我還記得他假期將滿，再離家遠去時，還託我常到他家中去坐談，代他安慰他母親底孤寂……哦，現在他是這樣的壯健！這樣的美秀！他底衣服穿的這樣的整潔！現在他一定是早由那滿空濕霧的 Bretagne 歸來，陪伴他底母親，再不去當兵

的了。我很熱烈地和他握手，謝了他底盛意。他便坐在我底側旁，我底女居停主人卻坐在他底肩下。

我有些明白了。我看見我底女居停主人穿着一件淡藍色的 Robe，樣子是非常的合身，非常的大方，配着白色的絲襪和瘦長的黑鞋；臉龐好像是比較三年前豐滿了許多，不知道是這廳中電燈再沒有那淺綠色的罩子的緣故，還是真個她底顏色已經改變，她確是沒有從前那樣的蒼白了。她底姿態固然還和往日一樣，但是現在她對於我卻總像是沒有往日那樣親近，那樣誠懇；雖然她底姿態還和往日一樣，但是對於我，她已經不再是那淒楚而易感的小女，不再是那使我想和她一同害肺病而死的少女了。我突然又看見她項間掛着一個金鍊，鍊上有一很小的金盒，我立地好像看見了這盒中的祕密；我立地好像看見了這盒中鑲的是正在她身旁坐着的這位少年的小像，一種莫名其妙的隱

痛卽刻走上了我底心頭，我不自禁地把我底頭低下了。

——唉，度浸先生，怎麼你不談話呢？我底女居停主人帶着安慰的口氣在問我。

——哦哦，我……我是在想這光陰真快！

——唉，可不是？誰也沒有覺得，你離開我們已經三年了呢。你還記得麼？有一次我們爭着背誦拉丁詩，有一句我總記不準確，你時常笑我，後來我終於記住了：這句詩正好現在來用。

——那一句詩呢？

——“Eheu! fugaces labuntur anni.”

——哦哦，你底記性真好！

這時客廳中已填滿了煙香與酒味。我底老居停 Hugo 先生像是分外高興。打着他那像破了一樣的嗓音和座客討論種種的問題，有時又用手拍着桌子大笑起來。所有的座客也都附和着他底聲

音，桌上底杯子已經乾了好幾次，各人都像是有了幾分醉意了。

——Marguerite 奏一奏 Piano 呀！Hugo 先生突然這樣叫了一聲。

——不錯，不錯，Marguerite 姑娘奏一兩個譜子給度浸先生聽呀！Buisson 夫人這樣和了一句，立地便引起了滿座表示同意的鼓掌聲。

我底女居停主人先看了看她身旁的 Robert 先生，然後掉過頭來望我，意思像是得了 Robert 底同意，還要等我底催促。

——哦，我請你，我是有這樣久沒有聽你奏 Piano 了！我隨着我女居停主人底眼光急忙地說。

——那麼，Robert，來給我按樂譜罷。我底女居停主人緩緩地站起來了。

她走在了 Piano 底檯邊重復坐下，Robert 先生站在旁邊預備替她翻換樂譜。她把手放在琴鍵

上，卻特意先把頭回過來向我問道：

度侵先生，你喜歡聽甚麼譜子呢？

——甚麼譜子？……“*Le rêve d'amour*”好麼？這是你從前最喜歡奏的一個……哦，還有一個“*La nonne sanglante*”，但是你現在怕不願意再奏了罷？

我底女居停主人明白我底意思，她像是羞慚，又像是得意，她並不答我，只帶着一種會意的神色微微地向 Robert 一笑，接着便垂下頸去奏起她底 Piano 了。

我底女居停主人真好！她把我說出的兩個譜子都奏了。接着還再奏了兩三個另外的譜子，纔重復回到座上。

——哦，多謝你了！我向着她說：我真沒有料到我離開這兒三年以後還再能聽到你底音樂呢。

——我也沒有料到今晚能奏給你聽，她說：因

爲我們都想不到你還能再到我們這兒來……

——喂，慶侵先生，我底老居停帶着醉意打斷了女兒底話：你明天可以不要走，再和我們多聚一天罷

多聚一天！我看着我底這位誠懇的老居停，我幾乎要流出了眼淚。我感覺到今晚底這個夜會對於我要算是很有意義的，在座的諸人對於我都是抱着最難得的真情與誠意，我這次走後，一定是再沒有相見的機會的了。但是我明天又怎能不走，又怎能再和他們多聚一天呢？我忙向我底老居停答道：

謝你底厚意，我因爲還有別種事故，明天再不能勾留了。今晚底盛會使我永遠不能忘記。我來時真沒有想到能帶這樣多的愉快而去，真的，今晚我得到的愉快，是我從來沒有得過的。

——這算甚麼！

——我們也是一樣。

Hugo先生和她底女兒同時都說了這麼兩句。

我又繼續地說：

明天一早我就要走的，今晚我就在此地給座上的諸位致謝，並給諸位告別。或者我不久要回到東方去，我覺得我確是流浪得太沒有歸宿了！我還得要回到我底故國去。我們以後何時見面及以後能不能再見，誰也不能說定。今晚底這個紀念，我們大家都得好好地保持着。

沈默佈滿在座上了。我回頭看見我底女居停主人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這個憂鬱的神色使我覺得她又恢復三年以前的美貌了。突然一種強烈的情緒搖震了我一下，我便又繼續地說：

夫人們，先生們，我還有一點超過我今晚應說的話底限度以外的意見，你們都是知道的，我三年前在這兒住的時候，Hugo先生和Marguerite姑娘待我都是等於自家人一樣，要是我說一句過分的

話：Hugo先生真把我看成了他底子姪，Marguerite姑娘真把我看成了她底兄弟。這種情誼常留在我底心上，我在這別後的三年中，常在希望Hugo先生底健康和Marguerite姑娘底幸福。夫人們，先生們，世界上有對於他妹妹底前途不留意的哥哥麼？我底這個妹妹，她有過人的聰明，她有最溫柔的天性，我望她能得一個不至辱了她的佳耦。我不是替她選擇，也不是替她決定，只是行使作哥哥的應有的權利，在做贊助和作成的事務。在今晚底會席上，我確是給我底妹妹把幸福尋得了。夫人們，先生們，你們知道是那一個呢？

我說到這裏便用手指着Robert先生，一面卻向着Hugo先生和Buisson夫人說：

想來你們二位老人也是喜歡的罷？

兩個老人都笑了。我又說：

我很希望他們兩個早點定婚，都不要被青年

常有的不定的心理誤了自己。——哦，來罷，我底妹妹，要是你覺得我底話能使你快樂，那麼你來，Robert先生也來，我們三個人碰一個杯罷！

果然，我底女居停主人真好！她和 Robert 都站了起來，在滿座的鼓掌聲中我們碰了杯，都把酒飲乾了。

這時我卻再專向我底女居停主人低聲說了一句她不會想到的話，我說：

但是，當到你結婚的時候，不管我在甚麼地方，總望你能寫幾個字報告我，不要把我忘記了。

她在微笑中點了頭，表示她底答應。我立地覺得我周圍都像被一種意外的快樂所包圍，我便借這狂歡的空氣，起身給他們告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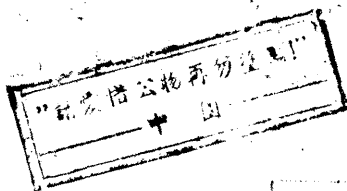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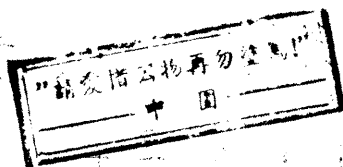
滿座的玻璃酒杯在最後的祝福中又熱烈地碰在一起了。

* * * * *

早晨寂寞的車站上被細雨灑得帶了幾分滑濕，我手中提着到處隨我流浪的破舊皮包，預備又要上我飄泊的長途。

昨晚底酒味還沒有完全退去，只覺得稍帶點疲倦，心中已沒有來時的那樣傷感了。

哦，別了，可愛的莊園！



此
页
空
白

子 畏 於 匡

上

——唉唉，昨夜怎麼又沒有夢見周公呢！唉
唉，昨夜怎麼又沒有夢見周公呢！孔子一覺睡了醒
來，微微地伸了一伸懶腰，看見已經有幾個門人站
在房門外邊了，便急忙一翻身由土坑上爬了起來，
曳起他像讀“詩”的調子說了這樣兩句獨白。

這差不多已經成了一種習慣了，他每當早晨
還沒有睡醒的時候，門人們總要輪流着在他旁邊
站一兩個時辰的班的，爲的是等他起身後侍奉他

洗臉嗽口梳鬚鬚等等的事情。在他也是一種習慣，起身後總要先說兩句獨白，不是說昨夜夢見周公，便是說昨夜沒有夢見周公，不然便是先嘆兩口氣，表示他一夜都用着思想，沒有安穩地睡覺，接着就說是現在的世事是不行了，使他不能發展他底才能等等，大概總是只說到兩句的樣子，便不再多說。門人們馬上便捧着梳洗的器具圍了上來，一面請他梳洗，一面給他問安。

可是今天早晨孔子有些驚訝了。他由這店房中的土坑上爬了起來，並且照常地說了兩句話以後，卻還不見那幾個站在門外的門人走上前來。他以爲是他睡的這個土坑的方向沒有正對着房門，門人們沒有看見他是已經坐在了坑上，一面或者也由於他說話的聲音太小的緣故，所以便又把嗓子提高了一下，仍然用他讀“詩”的調子，再重複地說道：

——唉唉，昨夜怎麼又沒有夢見周公呢！唉
唉，昨夜怎麼又沒有夢見周公呢！

這一次聲音的確是很大的，在房門外的人無論如何總可以聽得見了。但是，奇怪！那幾個門人還是連動也不一動，好像簡直沒有這一回事的一樣。這個使孔子底心中完全冒起火來，他使勁地把他身上的長一身有半的寢衣一脫（差一點怕就要扯破了），由坑裏面拉出一件外衣來披在了身上，便很憤怒地跳下了坑來。可是這時當他揉了揉眼睛，注意地一看那幾個門人時，他纔發見他們底臉都是朝着外邊，並且個個人都帶着一種驚慌的樣子，特別是那個瘦弱多病的顏淵，或者因為他衣裳穿得太薄的緣故，只見在不停地打着冷戰。這分明顯露出了是有甚麼意外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唔，回呀，是有甚麼使我們敬戒的事情

嗎？畢竟還是顏淵可以使孔子不發脾氣，孔子看見了他那種可憐的樣子，便首先叫着發問。

這時門人們纔注意到孔子了，都一齊回過了頭來。鹵莽的子路聽了孔子在發問，便不等顏淵底回答，先揚起頸子來報告道：

——先生呀！不知道什麼緣故，這兒匡地底農民把我們住的這個客店圍住了。他們有的拿着鐮刀，有的拿着鋤頭，預備要殺我們呢！

這事來的真是有點驚人，孔子聽了子路底這個報告，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

——唔，唔……

這時他纔真個聽到外邊羣衆叫喊的聲音，同時也看到通過他房門前的院子，在客店底大門口擁着的那羣執着武器的農民了。因為這事來得太得突然，竟使他失了一向威而不厲和恭而安的態度，不覺帶了顫聲向子路問道：

——哦，由呀，你是聽見他們說是要殺我們的嗎？

這時顏淵看出孔子是有些害怕了，便忙搶着用安慰的口吻(其實他自己還打着冷戰呢)說：

——我想不會的。有先生這樣的聖人在這兒咧，他們怎麼敢行其不義呢！

子貢在一旁正在爲他身邊帶的旅費憂愁，這時也忙插了一句：

——他們怕是爲搶劫我們底貨財的罷？

畢竟還是顏淵可以使孔子安心，他底一句話果然便發生了効力了；孔子並不理子貢底推測，仰起頭來歎了一聲道：

——啊啊！回呀，你真說得對！你若有錢時，我一定去作你管錢的人。啊啊！回呀，你真說得對！文王雖然死了，但是承繼他的除了我還有誰呢？假使天不要人承繼他，那我可以隨便被甚麼人殺掉，但

是天已經要人承繼他了，那麼匡人敢把我怎麼樣！
匡人敢把我怎麼樣！

——是呀！顏淵看見孔子底膽漸漸地壯起來了，便再附和地說：前次桓魋要害先生時，先生不是也這樣說過嗎？結果果然他不敢把先生怎麼樣呢。

——啊啊！孔子不覺又驚讚起來了，連二連三地點着頭說：回呀，回呀，你真是聞一而知十呢！我自有了你以來，這些人們（他用手指着他身旁的幾個門人）不知道得了多少的益處，你使他們更要信仰我，更要親近我了。回呀，回呀，你若有錢時，我一定去作你管錢的人。

這師徒兩個就儘管這樣互相標榜了一陣，對於目前了不得的禍事還沒有一個切實的辦法。這個竟然激惱了那位遇事切於實際的子張了，他很憤慨地向着孔子抗議道：

——現在不是說空話的時候。我們一向只知道讀書，遇到這樣的事情，若是還在“文質彬彬”，恐怕大家當真要跟着文王去了呢！

這幾句話說得真過於強硬了，竟使孔子幾乎馬上答不起話來，——這種情形不知道有多少次數了。子張講出來的話總使孔子難於應付；好幾次孔子想不要這個弟子了，但又因為他應送的束修總是按時交到，所以便又馬馬虎虎地敷衍下去。現在子張又這樣不客氣地說話了，這使孔子不得不發脾氣，兩個眼睛盯住了子張，很想大大地發作一下。但是在這個時候，忽然子路大叫了一聲，用手指着前面說：

——看呀！看呀！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孔子忙撇開了子張，跟着子路底手看向前去，果然是有十多個高大的農民由店門口走了進來，他們手中都拿着一把鐮刀，赤着腳很粗野地向這

一方走來。

——唔，唔……孔子看見門人們都在面面相覷，嚇得沒有一個敢動，自己不覺得也同顏淵一樣，全身上都在打起冷戰來了。

——你們要怎麼樣，你們這些野人？還是子路英勇，雖然也同其他的門人一樣的害怕，但是當到那幾個農民要走到面前的時候，卻張起了精神，把袖子一捲。揮着兩個拳頭衝上前去問了一聲。

——走開！我們不同你講話。我們要的是陽虎！

大家聽了爲首的那個頭目底粗野的回答，不覺同聲詫異地叫了起來：

——陽虎？

——陽虎？

——陽虎？

——……？

這時聰明的子貢知道這時只是一個誤會，並沒有多大的危險了，便走上前一步去辦交涉：

——你們弄錯了啦。這兒羊也沒有，虎也沒有。這兒有的只是孔夫子，你們再不要撒野了！

——諸位錯了，我是孔丘呢。孔子也忙拱起手來鞠躬如也地分辯。

——囉？甚麼？你是孔丘嗎？

——是的，孔子忙又答應着說：我實在是孔丘。許多人都因為我底面貌有些地方很像陽虎，便以為我是他了，其實陽虎並不一定同我相像呢。最不一樣的便是我這頭！（孔子說到這裏，忙把他底後部靠住房門，——或者因為冷戰打得太厲害了，有點站不穩的緣故罷。——把腰彎了一下，低下他底頭來讓他們看）我這頭是墳起着的，這個尖頂是陽虎所沒有的呢。

鹵莽的子路又搶着說道：

——你們或者以爲夫子去會過陽虎，便也把夫子當成陽虎了嗎？可是他雖然會過陽虎，僅僅答應過說是要去謀一點事做，其實他還沒有實行。他不過只吃了陽虎底一個燒豬罷了……

鹵莽的子路只知道搶着說話，卻不知道話底輕重，這幾句不需要而容易壞事的話還沒有說完已經把孔子氣得臉都變白了。他不等子路底話完，便狠命地回頭來罵着子路說：

——算了罷！哦，由呀，你真野呀！你真野得同這些匡人一樣了！君子對於自己不明白的事情總是不說的呀，你怎麼却是這樣地愛說話呢？

但是事情終歸被子路弄壞了，不怕孔子這樣罵了幾句，却已經挽不回來那幾句話所發生的不好的效果。這時匡人底頭目在張起大嘴哈哈地笑起來了。他一面笑，一面嚴厲地說道：

——是這樣嗎？哈哈！你不是陽虎，也是陽虎底同黨！陽虎在我們這兒刮了許多地皮，大概你也分了些罷？哈哈！捉住你，同捉住陽虎一樣！橫豎你們兩個生的都是差不多的，所不同的只一個頭，這有甚麼要緊呢！你說你是孔丘，好！就是孔丘也罷，又有甚麼大不得了處！你終日在講道德，說仁義，試問你自己到底做了些甚麼？你底手拿過鋤頭嗎？你底脚在田地裏跑過嗎？你怕連麥子和穀子都認不清楚呢！還虧你招搖了這許多徒弟！還虧他們把你叫作“夫子”！哈哈！夫子，你配當夫子嗎！你到處去勾結皇帝，勾結官僚，想來蒙蔽我們百姓，你是只要我們百姓跟到你走，你是不要我們有知識的呀！哈哈！聽說你不久纔在衛國和衛靈公底老婆叫作甚麼南子的要好得不得了呢。哈哈！怪不得聽說你有個甚麼徒弟得了一身的毒瘡死了呢。哈哈！爲捉陽虎，却捉到了你，剛好！剛好！

這樣一串淋漓的痛罵，弄得全體都不敢說話了。就是善辯的子貢，也變得像三緘其口的金人一樣。孔子是把一個全身都貼在了門上，兩眼發着直光，臉色簡直變成死白的了。

沉默了一陣，不知道是孔子底樣子太可憐了，竟使匡人底頭目生了同情的心情，或者還是那頭目想起了別種緣故，覺得不宜把孔子辱得過火，他竟沒有用他手裏的鐮刀，忽然再向着孔子說道：

——也罷！我不殺你，我讓你自已餓死！我們只把這店門圍住，使外邊沒有糧食送進來，店裏沒有飯給你吃，就讓你這樣餓死！像你這不拿鋤頭的人也正應該嘗嘗這個滋味呢！

真像是判決罪人的一樣，那頭目宣布了他定給孔子的刑法，便掉過了身子，率着他底同伴走出店外去了。

下

孔子這次是由衛國出來的。他這次離開衛國，實在因為有一樁最痛苦的事體，使他在那兒再不能安居下去了。他到衛國不久的時候，便和衛靈公底夫人南子發生了戀愛。——提起這個南子，在當時真是無人不曉：她底美色在傾倒着一切的公卿大夫，特別是衛國掌兵權的左右司馬，簡直瘋狂一般的拜倒在她底腳下。衛靈公也就是靠這種情形在維持着他底政治局面的。可是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孔子到衛國不過幾天的工夫，便和她發生了戀愛了。這個對於衛國底公卿大夫實在是一件闖入的打擊，因為孔子底聲名和地位頗能得那位虛榮心強烈的南子底歡心，因此那般公卿大夫便想出種種方法去牽制衛靈公，使他不能給孔子甚麼官職，免得孔子死守在衛國不走。

這便是孔子痛苦的所在了。他一面忍受着那種不能常常接近的相思底煩悶，一面又要對付那

般公卿大夫底種種陰謀。他很想衛國能得個一官半職，便可以住了下去，但是事實上終於沒有成功。

有一次衛靈公和南子坐着一個車在街上巡遊，因為要優待孔子的緣故，便請孔子獨坐在另一車上跟在他們後面一同走着。當時街上的人們都在嘖嘖地稱羨，說孔子底身分真同皇帝一樣了，因為從來很少有人得過皇帝那樣的寵幸，那種榮耀幾乎是從來沒有人享受過的。但是這個卻不能使孔子快樂，他坐在後面的車上看見衛靈公和南子很親熱地並着肩談話，他填滿了嫉妬的憤火的心就像是一個塞着煤炭的火爐一樣，漸漸地漸漸地爆燃了起來。最後是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竟然像發了狂的一般，也不招呼一聲執轡的車夫，使車子停住，便一聳身由車上跳了下來。可是因為車子走得正快的緣故，他竟像翻了一個筋斗，接着便跌

倒在街道上了。及至左右的人把他扶起時，他看見許多人在圍着他問訊，他昏亂的神經纔有些恢復了轉來。因為弄得過於不好意思了，他便忙指着衛靈公說道：“啊啊，我沒有見過人君好德像好色一樣！啊啊，我沒有見過人君好德像好色一樣！”

自從鬧了這次笑話以後，孔子底舉動總有些不能保持平均的樣子。最顯著的便是他用拐杖打他底老朋友原壤，還有子路爲他殺了一隻野雞，炒得很好的呈給他時，他卻只把鼻子僂在肉上嗅了三下，便連盤子都一齊摔到地上去了。——這一類的事情每天他總要演好幾樁給門人看的，他底脾氣變得非常奇怪，椅子擺不正或是下酒的冷豬肉切得不好時，都是他罵門人的資料。並且怕是因爲神經漸漸虛弱的關係，他又喜歡吃起刺激性強烈的食物來：生薑便是他最喜歡吃的一種，常常爲了門人忘記去買的緣故，鬧得連飯都不肯去吃。門

人們被他弄得真有些頭痛起來了。

不過在他底門人裏邊顏淵卻是一個最能得他信用的人。每當他和門人吵架的時候，總是顏淵出頭來調解纔把事平下去的。顏淵大概也有些明白孔子的苦處，所以屢次勸他離開衛國，到別處去換一換新的環境。他雖然屢次都答應着說：“我是可以走，也可以不走，可以不走，也可以走的。”但是他始終卻一步也不會移動過。

但是命運註定他要離開衛國了。他因為顏淵常常這樣勸他，覺得實在有些難以敷衍過去，便去哀求了半天南子，請她無論如何設法使他得一個官職，免得儘管空住在衛國，連門人們都要懷疑了起來。南子果然聽了他底要求，在衛靈公面前代他說了許多好話，結果衛靈公果決真心要任用他了，卻不料風聲一傳了出去，一般公卿大夫都聯合起來一致的聲明反對，最激烈的是左右司馬，立地

便提出了辭職，竟弄得衛靈公沒有了主意了。最後是衛靈公去問他能不能帶兵，他纔覺得自己實在沒有再在衛國住下去的可能了，只好回答衛靈公說：“俎豆的事，我是學過的；軍旅的事，我實在不懂。”“好，不懂！那我可真是沒有方法安插你了！”——其實他也曉得這是衛靈公故意難他的，這樣一來，他纔忍苦含辛地離開了衛國。

——哦哦，只有由這個人討厭呀！哦哦，只有由這個人討厭呀！

匡人底頭目走去了以後，門人們便都默默地到後面他們底房間裏私議去了。只剩到孔子一個人坐在土坑上邊，看着店門口圍着的農民真好像是鐵桶一樣，這是決沒有法子可以逃出的了。他不由得把他一腔的怒氣都移到了子路底身上。

他不禁想起他和南子初見面的那一次了。那

一次要算他最可紀念的一個時辰：他曾跪在了南子底面前，把他底鬚鬚偎近着她底雙膝，他感着了從來沒有過的一種陶醉。最後她爲酬答他底好意，把她胸前帶的一顆九曲明珠取了下來放在他底手裏作爲她送給他的紀念品。那時他忍不住捧着她底兩手熱烈地狂吻了起來。可是不料當這個時候，不懂事的子路因爲在外邊等了很久（子路是保護他的唯一的親隨，他到甚麼地方去都要跟着的），有些不耐煩了，竟然很冒失地撞了進來。這個使他幾乎沒有方法可以掩飾他底秘密了，出來了以後，子路滿不客氣地質問他時，他只好仰向着天發了幾句笨誓，纔算把頭腦簡單的子路瞞了過去。

——哦哦！只有由這個人討厭呀！哦哦，只有由這個人討厭呀！

他一面連二連三地罵着子路，一面由懷裏掏出南子送他的那顆九曲明珠來。他很鄭重地把牠

用兩手捏着，低下頭去不停地吸吮，他是完全沉沒在回憶的幻夢中去了。

.....

這樣，這樣，他把頭埋在手裏很久很久了，忽然覺到有一個人正在輕輕地拍着他底肩頭，接着一個女子底聲音傳到他底耳裏來：

——喂，你就是孔丘嗎？

他吃驚地忙把頭抬起時，他看見一個服裝粗野的年青婦人立在他底面前。她臉上浮着一臉好奇的微笑，她底兩手插在腰間，很傲慢地看着他，這確使他有些驚呆了，他幾乎疑自己是在作夢，不自由地他口裏哼着道：

——你？……你？……

——我嗎？我是這兒頭目底夫人。我聽說你被捉住了，我來看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因為別人都說你是個聖人，我來看聖人到底是一個甚麼樣子

的？

她底原始的獷悍的態度中露着一點風流的自賞，講起話來頭不住地扭動，兩個金色的大耳圈儘管在孔子眼前閃灼。她把孔子由頭上打量到腳上，又由腳上打量到頭上，她完全是把孔子當成了一個猴子了。

不知道是人急智生，還是聖人有權變之道，孔子這時卻像是得了一種意外的啓示，他突然地縮下身去，跪在了這個年青農婦底腳下了。

——哦，頭目夫人！你救救我罷！你們本來是要捉陽虎的，我既不是陽虎，就該放我自由。我實在是一個好人呢，你救救我罷！

——唉唉……

這個卻使這位頭夫人有點驚駭了。孔子底這種舉動，大概是出了她底意想之外，她怪訝地怔了一下，便忙抽轉了身子，預備走了開去。

然而她底下層的衣角卻被孔子緊緊地拉住了。孔子繼續地說：

——還是你救救我，還是你救救我！像你這樣美貌，這樣能引起人愛慕的人（孔子居然懂得女子底心理——怪不得大宰曾誇他是多能的呢，）一定願意從患難中把人救出來的。你要我怎樣酬謝你，我都辦得到。——哦，（不知道是人急智生，還是聖人有權變之道：他突然把他手捏的九曲明珠遞到她底手裏）你先把這個明珠收下罷！這明珠是九曲的，你看這是多麼好看呀，這種明珠恰恰配得住你，你把牠帶在胸前，一定更顯得你是美貌呢！——哦，那麼，你看，我來把牠替你帶在胸前罷！（他又由她底手裏拿過明珠來，他站了起來替她帶在了胸前。——大概南子帶這顆珠子的地方和形式，他還沒有忘記，所以替她帶得很不外行呢）你看，這多麼好看呀！這多麼好看呀！……

真糟！當孔子正在這樣一面說着一面替這位頭目夫人打扮的時候，不料顏淵（這一次不是子路了）却一擺一擺地走了進來。

顏淵大概是怕孔子一個人憂愁得太厲害了的緣故，所以特來想安慰安慰並想商議對付匡人的辦法的，不料卻撞着了這樣一個意外的現象。但是顏淵畢竟是“不愚”的，他雖然詫異了一下，但却趕快就低下頭來，一轉身又走了出去，忙忙地迴避開了。

這真討厭呀！——孔子心裏雖這樣恨了一句，但也管不了許多，他還是拼命地繼續着他的工作。

他把九曲明珠給她帶好以後，又把身子一縮，跪了下去了：

——還是請你救救我罷！還是請你救救我罷！

——好罷，好罷，我去同我們底頭目商量去。

最後她算是答應了孔子底請求。當她走出了

孔子底房門外邊時，孔子却還是跪在地下，口裏還在不停地說着：

——還是請你救救我罷！還是請你救救我罷！

幾個時辰以後，門人們又聚在孔子底房門前了。這時在店門口圍着的農民都自行走散了，這在門人們看來真是一個奇蹟。

子路(又是子路!)正在發着他鹵莽的驚歎：

——啊，真奇怪！這些匡人大概是同我們鬧着玩的罷？

這時孔子已經恢復了他威而不厲和恭而安的態度，他向着子路哂然地笑道：

——由呀，你雖然比我好勇，但是遇事却總有些糊塗呢！

——糊塗？那麼他們既說是要把我們餓死，爲甚麼却又不言不語地自行走散了呢？

——這個嗎？……哦，文王雖然死了，但是承繼他的除了我還有誰呢？假使天不要人承繼他，那我可以隨便被甚麼人殺掉，但是天已經要人承繼他了，那麼匡人敢把我怎樣！匡人敢把我怎麼樣！

顏淵從一旁走過來了，他照例地附和着說：

——是呀，這正同桓魋要害先生時的事件一樣呢。

孔子一着見顏淵，忽然想起適纔的事情，不覺有點不好意思，便趕忙敷衍了一句：

——這半天沒有看見你，我以爲你走到外邊去被匡人殺死了呢。

——那兒底話！先生還活着呢，我怎麼敢去死呀？

這時門人們都充滿着和平的喜悅，大家底臉上都泛着笑容。孔子站在這些門人中間，真像是一個彌高彌堅的泰山一樣，他聽了顏淵底回答，很高

賈地又讚美了一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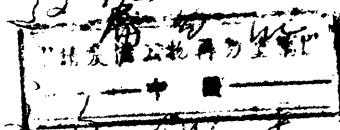
——哦，回呀，你真賢呀！你若有錢時，我一定去作你管錢的人！你若有錢時，我一定去作你管錢的人！

「^{up} 象」 牠在
 區地 以謝發借公物再然送馬！ 以痛
 罵，他的筆調是多麼動人，
 又和事實不相向，到是
 一篇 以謝發借公物再然送馬！ 區！
 中國
 年水 29 日 長

公共的物上少放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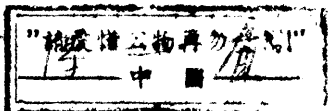
己年三月

字典与有反有。这亦是引为遗憾。不是刻的刻是



字典与有反有。这亦是引为遗憾。

不是刻的刻是



己年三月

信 仰

朋友B君是第一次和我見面，但是我們却談得已經很是投契了。

冬天午後底太陽由窗外射了進來，我們都在圍着一個日本式的火盆，彼此都感着一種適暖的快感。

——此刻倒好，不像早晨那樣冷了。B君說。

——其實早晨也不算十分冷呢。

——那兒底話！你因為穿的有皮袍子，所以不

覺得冷。

啊，我確是穿了一件皮袍子！這使我一注意到B君底身上時，我纔看見他穿的是一件不十分厚的棉袍。——啊，我真慚愧！但是我這件袍子也還不能算是我的，這是去年一個朋友送給我的一件皮馬褂的料子，我又由別一個朋友處要了約略二尺的他沒有地方可以用的狗皮，纔集攏來縫成的。但是這有甚麼辦法呢？就是說得再沒有用，總是一件皮袍子，總沒有方法可以打消穿棉袍的B君底反感。我不覺帶着一種自我辯護的口氣反問着B君說：

——難道你沒有皮袍子嗎？

——有的，但是已經送到當舖裏去了。

B君說這句話時，態度非常憂鬱，他把眼臉低了下來，好像不願意看到我底臉上的樣子。我突然發現B君和我一位已經死了的朋友且狠是相像，

我立地便覺得有一種深沉的悲抑走上了心頭，我也不自禁地把眼臉低了下去了。

提起我那位亡友H來，真要算是我向來敬佩的友人中之一，他底努力，至少在我底眼中是很少見的。他是死在前年C城政變的時候，據說他死的以前，還受了不少的慘刑。當他在德國留學的時候，便得了肺病，一直到他死的時候，肺病是已經到了第二期了。他在C城所任的職務是非常忙碌，他負着那樣已經絕望的惡疾，卻還是白天作着實際工作，晚間整夜地從事於著述。但是他底肺病終於沒有把他弄死，卻被那比較肺病還要厲害的惡勢力把他弄死了。

提起那位亡友H來，還有一件事情最足以使我們痛心。在他未被害的以前，他曾把伊里基底“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翻譯了出來，並且他還要我給他做了一篇序文。他那部書距他被害的前一

個禮拜，校樣都已經完全弄好，只等他自己校好以後，便可以立地出書。但是不料一個恐怖的惡潮襲來，不但使他死於非命，並且他那部書底原稿和校樣都被人用火燒掉。不消說我那篇不值錢的序文也作了那場劫火中的幾點火星，跟着那部名著底譯本同歸於盡，而且底幾個月的心血也就那樣隨着他底生命化爲灰燼了。

那位H便是這樣的一個朋友，他死後算是已經有一年多的時光了。但是不料今天我卻在突然之間發現這位新認識的朋友B君底面貌有些和他相像，這竟使我沉在了回憶的境界中，默默地靜坐了半天。但是終於被B君打斷了我底思路，他好像自言自語似的忽然說道：

——唉，沒有辦法！所以我現在正在翻譯着一本書。

這話當然是接着他前一句話講出來的。B君

大概誤會了我底態度，他以爲我這樣半天沉思着的是因爲他說他當了他底皮袍子的緣故罷。

——你現在翻譯着書嗎？

——是的。

——甚麼書呢？

——當然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書。“Materialisme et Empiriscriticisme”。

啊，這真奇怪！B君大概因爲我是到過法國的緣故，所以特意把他翻譯的書底名字用法文講了出來，但是我知道他底俄文是很好，他要是翻譯這部書時，一定根據的是俄文原本的。可是這個真使我有點驚訝了：

——你說你翻譯的是“Materialisme et Empiriscriticisme”嗎？可就是伊里基底那本？

——那里還再有第二個人著的呢？

——唉，奇怪！你也再……

——甚麼？我也……？

B君自然不能明白我驚異的原因，但是我也不好就直講出來。

——因為從前我底一個朋友曾翻譯過這本書，卻未曾得出版。

——是不是在C城被害的H君？

啊，這真又奇怪了！不料他竟知道他呢！

——唉，奇怪，你認識他嗎？

——認識是不認識的，不過我由別一個朋友間接地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聽說他被害時的情形狠慘，他底夫人是一個德國人，因為他底被害，幾乎發了瘋，幸而以後有許多同志纔設法把她送回了德國去。

不料B君知道H，竟比我還要詳細。他接着說：

——你說他翻譯那本書，我也聽說過的。他那

本譯稿不但遭了火劫，並且那家預備出他那本書的書店也被當局認為宣傳反動學說的機關給封閉了。但是這只是他在C城時所譯的那本書的譯稿底結局，他在德國時所譯的那本書的譯稿卻是早已不知道下落了。

——怎麼？他在德國的時候已經把那部書翻譯過一次嗎？

這真是出乎我底意想之外，B君知道H竟能這樣的詳細，並且還說出了我連影子也不知道的一件H過去的事迹，我十分好奇地看着B君，等候他說明H這段事迹底經過。

——哎！B君先嘆了一聲，然後說道：H君對於文化工作底努力真是不容易多得的。他自從在德國信從了馬克西斯姆以後，便着手編譯了許多書籍寄回中國出版，不過那些書籍都沒有用過他底真名。隨後他廢了很久的時間，纔把伊里基那本

書譯了出來，託了一位由德國回國的留學生帶回，但是不知道那位留學生是因爲思想上的不同，把那部譯稿藏了起來，還是因爲別有原故，將那部譯稿失落，竟至使那部譯稿不會和中國人見面。B君第一次的心血就那樣白白地廢了一場，沒有得到結果。後來他對他在德國的朋友說，他要把那本書再譯一次。他這計劃總算是等到他回國以後在 C 城實行了，但是不料又落了那樣的一個下場。

B 君底話突然止住了。這使我又沈在了情緒翻騰的沈默裏，我底喉中好像被甚麼塞住，竟至抽不出一句話來。

唉，可憐的 B！他費了兩次的苦心，總想把那部不朽的名著送到中國，但卻兩次都是遭了同樣的不幸，這到底是怎樣弄成的呢？難道我們這個東方的老大民族，想去接受那部名著，就是這樣的容易嗎？

唉唉，可敬的H！他在C城着手譯那部書時，他簡直沒有對人說過他從前已經譯過一次，那種不灰心不計功的態度直是令人要佩服到五體投地。他在德國還編譯了許多書籍，都不曾用過他底真名，他是只知道從事於真理的傳播而不顧及個人底名位的。他那種態度，不是革命家底態度還是甚麼呢？

我心中儘管這樣想着的時候，B君忽然把我底肩頭一拍，用狠沈毅的語調說道：

——你看！這正是我們一個狠好的教訓！那雖然只是一本書，但是不妨用來比成我們工程底全部。H君把那本書譯了一次，未得出版，於是他又從新譯過；第二次是因爲連他底性命都一齊失掉了，假使不是這樣時，我相信他還要譯第三次呢。現在他是再不能繼續他底工作了，所以我又來着手。假使我們對於革命都能有這種態度時，那便決

不至有叛革命的另一種組織，決不至有叛革命的另一種言論。我們要知道一時的失敗，並不能停頓我們永遠的工程，我們要相信革命就是不在我們手中成功，我們死後必定有人還要繼續我們底工作，革命是總有一天要成功的。我們要有這種信仰，我們纔不至動搖，我們纔不會在惡勢力面前軟化。

B君忽然站起來了。他底臉上露出了一種堅強的神色，他在抖擻他那穿着薄棉袍的身裁。

這時火盆中的火已經熄去大半，但是B君卻站在窗前，沒有一點感着天冷的樣子，真好像是信仰的火在煖着他的一樣。

我辭別了B君走到街上時，已經是黃昏時候了。冬天晚上的風不停地向人吹來，我底一件半狗皮的皮袍子也有些抵禦不住的光景。但是我心中總還不停地想着B君最後的一句話：“我們要有這

種信仰，我們纔不至動搖，我們纔不會在惡勢力面前軟化”。——這樣想着，竟忘記了向我身上吹來的北風，我好像是不覺得冷了。

一羣工人由我底身旁走過，大概是纔由工廠中回來的。他們都冷得縮成了一團，有些口中還露出了些呻吟的聲息。風越吹越緊了。

我只想把我心中想的那句話也去告訴他們。

光明書局最近新刊

- 現代語辭典……………李鼎聲編…二元八角
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錢杏邨編…一元二角
希特勒(傳記叢書之二)……………楊寒光編……………八角
蕭伯訥(傳記叢書之三)……………石葦編譯……………九角
作文與修辭……………石葦著……………八角
模範書信文選……………戴叔清編……………七角
現代青年書信……………邱尼山著……………七角
現代婦女書信……………葉舟著……………八角
青年創作辭典……………錢謙吾編……………一元
中國近代史……………李鼎聲編……………一元
國學概論講話……………譚正璧編…五角五分
中國詩人……………沈聖時編……………六角
曼殊書信……………蘇曼殊著…二角五分
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譚正璧編……………印刷中
小說講話……………石葦編……………印刷中
模範抒情文選……………戴叔清編……………印刷中
長安城中的少年(長篇小說)……………王獨清著……………六角
一個婦女的信(中篇小說)……………林淡秋譯…四角五分
懷疑(短篇小說)……………陳福熙著……………四角
墨索里尼戰時日記……………成紹宗譯……………七角
綠村的戀愛(短篇小說)……………葉舟譯……………四角

總局 上海四馬路太和坊 分局 漢口特三區保華街

光明書局最近重版書

- 小品文講話……………石 韋編……………七角
模範日記文選……………戴叔清編……………七角
中國文學史大綱……………譚正璧編……………四角五分
中國文學進化史……………譚正璧編……………一元三角
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譚正璧編……………一元六角
現代文學雜論……………趙景深著……………四角
墨索里尼自傳(傳記叢書之一)……佩 萱譯……………一元一角
社會進化史大綱……………陸一遠編……………一元
中國社會組織……………朱家清譯……………一元
戀愛與結婚……………朱舜琴譯……………八角
汪精衛詩存……………雪 澄編……………二角五分
深淵下的人們(文學名著)……………邱韻鐸譯……………八角
熱情的書(中篇小說)……………邱韻鐸著……………六角五分
春之煩惱(短篇小說)……………陳福熙著……………五角
從軍日記(中篇小說)……………冰 瑩著……………五角
前路(短篇小說集)……………冰 瑩著……………八角
麓山集(小品集)……………冰 瑩著……………六角
愛之渦流(長篇小說)……………張資平著……………七角五分
上帝的兒女們(長篇小說)……………張資平著……………一元四角
明珠與黑炭(長篇小說)……………張資平著……………一元
柘榴花(中篇小說)……………張資平著……………五角五分
暗雲(短篇小說)……………王獨清著……………二角五分

總局 上海四馬路太和坊 分局 漢口特三區保華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3707B



一角